

那天，我踏进了亚罗士打赛中心

第一次听闻赛峇峇的称号，大概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事。当时，有一位好友，言谈中突然提到印度的一位神僧，其法力神奇，能为人医治奇难绝症，又能预知你的未来。其时，闻风一拥而飞到印度朝拜的信徒，不仅来自马来西亚，还有欧美信徒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也算是罕有的一项轰动性的新闻或社会现象。

好奇本是上天赋予人们的天性。这则奇闻，在心中酝酿了许久，终于在一个机缘巧合下遇到一位名叫 Singam 的印裔朋友。从他口中，得知一些有关赛峇峇显圣的奇迹。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竟然发生远离印度几千里外的地方。即便较后经理性的分析及登门查访、求证，亦不能‘照单全收’。唯一能暂时抚慰当时的混淆的心情，即是告诉自己，当下的自己尚且缺少一层属灵的层面，去诠释属灵的奇迹。

几星期后的某个傍晚，与朋友相约去参加位于‘关税局宿舍’ Jalan Seberang Perak 附近一间民宅的唱经会。大家席地而坐，并借梵文或印语诵咏经歌，过后又有膜拜圣火、分发圣粉等仪式。对众多华裔信徒，这的确是一项别开生面的祈祷方式。当晚，也认识了多位后来在灵修过程中互相砥砺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其中还包括已故的黄福来赛兄及吴清海赛兄等，他们应是赛中心的‘开荒者’（pioneers）。

不久，每星期四的赛唱经会，因信徒人数的增加，只好‘移师’到 Caltex 油站后边的 Sri Marimann 印度庙举办，参与膜拜的华裔和印裔信徒，已趋近七、八十之众。赛组织的雏形，已逐渐起步的状态，实令人鼓舞。



大概是在 1978 年左右这段时间，本中心获准附属于吉隆坡赛中央组织，因此便成立了三人执委团，同心协德的管理辖下的五个组织的运作。为了举办研讨班，一些信徒开始研读有关赛训言的书籍，並参阅欧、美、澳信徒的著作。先接触到的莫如 Howard Murphet 的《Man of Miracles》和《The Avatar》等。这两本著作宛如‘必修科’的课本，看过后，你方能摸索到一些有关赛的神奇现象的解释，並增添对赛峇峇教导及其核心思想的认知。此外，若加倍用功阅读他的教义如《Sathya Sai Speaks》及《Sanathara Sarathi》月刊，那么你对赛降临世间的认知，就不致滞留在奇迹的阶段上。毕竟，你必须潜入大海的深底，方能觅得珍奇的宝藏。

既已是萌芽时期的赛中心，除了有研讨班，也根据章程的指示，每星期五早上在印度庙，举办儿童教育班，学生便在庙堂上课。同时，每年两次在特定的节日，亦举办峇峇倡导的‘液体之爱’捐血运动，並邀请中央医院派遣医务人员到中心，共襄盛举。此外，为了扩展活动，我们也深入城市郊外，主办医药及牙疗服务营，並穿插儿童绘画暨文娱活动；婦女组组长，也在当天一展所长，为工作人员及村民，准备多样素食佳肴，令大家大快朵颐。而今而后，上述社区服务工作，逐形成赛中心的‘传统’项目。



某发展商因相中印度庙周遭的空地，计划在当地建商业大厦。唯恐建筑工程期间引起诸多不便，同时亦为了安全着想，因此赛中心同仁便议决搬迁，却没想到这启动了后来间歇性的赛中心‘七迁行动’。

我们先落脚在成功园租赁的一幢双层半独立式屋，过后又搬迁到吉华独中附近的一幢双层排屋。不久，又因屋主要卖掉屋子，我们唯有勉为其难再作冯妇，搬到距离成功园巴刹不远的另一幢双层排屋。这意味在成功园，我们已‘三迁’。其间，各项活动依旧正常操作，会员们合作无间。

下一次的迁徙，却搬到距离市中心大约五公里外，位于 Gunong Perak 的一间比先前较狭窄的单层排屋。因此，为了不中断儿童教育班，只好暂借林赛姐的幼苗幼儿园的教室如常上课。

生活中常蕴藏着令人惊喜的变数。事缘某位信徒获悉在 Lorong Air Putih 有幢占地什广的木屋要拍卖，叫价约四万。经向多方咨询，都确认物有所值，唯独欠‘东风’。正当大家为资金苦恼之际，路的尽头出现一线曙光。某位知交，也是中心信徒，说他愿意先垫付这笔资金，前提是我必须为他‘隐私’。当时，隐约中我真能感受到他那份诚意，因此我也乐见其成的承诺了。事过境迁，细心的回想，其实当时的一切，不也与峇峇的‘不张扬，不望回馈’的格言吻合，而我们却懵懵懂懂的没察觉到。

在毫无其他对手竞争下，我们在 1993 年间顺利买下这间木板屋。有人讳莫如深的说，这也许是峇峇的旨意吧。当时，我想并没有几个人听到他的嘀咕，毕竟大家都乐得飞上九霄云外。在众多善心人士鼎力支持之下，包括金钱及建筑材料；同时又获得叶清炎赛兄、张赛兄（Bro Tay Bun Seng）请缨领军督促，加上赛义工们胼手胝足的劳动，大家先把木屋拆掉，再依据图样，重新建筑一所新的会所。经过多个月的努力，一幢崭新的中心，象征着大家的血汗、精神及财力的结晶体终于成型，站立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仍记得当时有举办乔迁之喜暨新厦落成庆功巴赞会。当届的主席杨壁赛兄，是晚勉励大家再接再厉。在这段蜜月时期，谁又会料想到‘福为祸所依，祸为福所伏’这句老话。

祸根的导火线，该是巴赞歌的声浪及鼓声太大，再者即是周遭居民的保守思想作祟，心中容不下我们的祷告方式。而最终的一根稻草，我估计应是信徒们的车辆，塞满原本已狭隘的小路，导致居民出入不便。酝酿了一段时日的不满，总要找渠道宣泄，于是就上演一出居民抗议事件，在中心发展过程中，遗留一小污点。事后，虽托开明的当地友族从中斡旋，也不能挽救既倒的狂澜。罢了，唯有忍痛告别，另觅去处。

不久，经谢请国赛兄推荐，1995 年我们租赁位于 Lorong Kemuning 的一幢三层楼店屋（距离旧址约 200 米），屋旁有一块宽敞的空地，上面还盖着锌板。当时，石贤福赛兄提议，若略加维修，便可作储藏东西的仓库之用。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不起眼的库仓，原先还觉得它碍眼，活象是个累赘，后来竟演变成储藏可再作循环的旧报杂志，塑料制品及金属罐等物品的好地方。自 2000 年 6 月至今，这项环保工作构成中心的社会公益服务重要的环节之一。不仅为中心筹得不菲的款额，作为捐助国内外发生的自然灾害，例如中国汶川及巴基斯坦地震，菲律宾的海燕风灾、还有本地的水、火灾民和救济贫穷家庭等之用。从另一方面看，它也是环保工作的活教材，间接地鼓励赛信徒们培养节制和不作无谓的消费习惯，并尽量‘节制欲望’或再循环使用塑料袋及其他可作再循环的物品，提升个人的环保意识。

平心而论，假如当初没被迫迁徙到这里，中心以后的发展，或许不会有今日标青的成就，更遑论获得其他中心的青睐。我们赞赏石贤福赛兄在这方面的独具慧眼，诸多的牺牲和无我的奉献，他肯定是一个大家的楷模，我们亦衷心的祝福他。



2004 年的一项会议中，有人提议中心该拥有自己的会所的议案，获得大家的赞同。于是，再启动寻觅屋宇或地皮的工作。不久，经岑赛兄（Bro Sim Boon Hock）认识的一位中介商推荐，相中了目前这幢会所。开会议决购买后，筹备工作包括会员们的认捐，策划装修细则，安置神象等事宜便如火如荼的进行。。。

翌年，即 2005 年初，一幢美仑美奂的崭新赛中心便告落成。过后，並邀请到峇峇的得力助手，阿尼尔·库马尔教授（Prof Anil Kumar）拨冗联袂几位成员，于 4 月 29 日莅临中心，主持开幕典礼，並参与傍晚的巴赞会。当晚他在致词中，除了美言中心的成就外，也祈求真主祝福中心同仁。



后记：

转瞬间，四十年左右的光景就这样一晃就过去了；但绝非踏雪无痕般。其间，翻读赛训言，参加座谈会，投身服务工作，自修，与赛兄弟姐妹讨论，甚至争议课题，生活倒过得满有意义。互动的结果，並不是妒忌、憎恨对方，而是增进彼此的了解，缩短原本的鸿沟。这一切都给我累积了珍贵的认知和经验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 催化你对事情认知的成熟。采用不同的视角，探讨同样的课题，问题看得更透彻。除此之外，细心的聆听，冷静的分析，祥和的述说，这都是在成长中学习的收获，对人性的陶冶，不无帮助。说白了，这些时日的的生活、作息即是精神/灵的进修。

唯一我感到遗憾的，即是自己的慧根太浅，未能对峇峇的五大人性价值观，以及儒家的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及早深入了解和实践，以致在前半生的生命中铸成许多过错。明白了研讨班中学习的因果论，却又使你释怀，鼓舞你坦然去面对一切已铸成的‘业’，並凭借修行的工课，弥补一二。虽说亡羊补牢，神却会毫无保留的赐给你信心和机缘，绝不离不弃。

Om Sai Ram。

作者：守仁 sojourn，2014 年